

路过村口的中巴车

每年从外地回老家,从坐上大巴车的那一刻起,我就会想起路过村口的那辆中巴车。那辆车从邻村出发,经过我们村口直通县城,成了乡亲们出门或回家离不了的交通工具。

记得那辆中巴车线路还没开放时,我们村的人去外地总得带上大包小包由家人帮忙送到十多里远的集市上乘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后来邻村的一个小伙看出了商机,就买了一辆中巴车。有了这辆中巴车,我们村的乡亲们出门回家就方便多了。中巴车到县城大约需要50分钟,车上的人们在闲聊中已经到了地方。当换乘时,邻座和司机小哥的相貌便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

有一年回家,我再次坐那辆中巴车时,却发现车厢的走廊里多出来一位漂亮的女孩,后来才知道她是司机小哥刚娶进的媳妇。那年我也刚结婚,常常和爱人坐他们的车去岳父家,我们就渐渐成了熟人。车费照给,但交流多了很多。

儿子四五岁时,我和爱人又选择了去外地拼搏,走时坐的第一辆车仍是那辆经过村口的中巴车。

到县城下车时,急着赶大巴,就会忘记与司机小哥和他的媳妇打招呼。坐上大巴后,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会再次在脑中闪现。即便到了目的地,也会偶尔想起他们。每当再次见到他们时,那又是一年或几年以后的事。

岁月沧桑,有一年我再次回家坐上那辆中巴车时,突然发现那个原本年轻漂亮的司机媳妇竟然有了皱纹,正当我想取笑人家时,突然在车窗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不禁自嘲地对自己说,不要笑人家,你也老了。

可是我有一年再次从外地回到县城车站打算坐那辆中巴车回家时,却听说那辆中巴车不开了。我问车站工作人员:“那辆车为什么不开了?”那位穿着制服的女售票员告诉我:“现在车站搞改革,通往乡里的车都改成公交了,你可以先坐到你们集市上,然后再乘公交到你们村。”“可是,那辆中巴车去哪里了?”我再次问。“卖了。”“车卖了以后,那位司机小哥去了哪里?”“不知道。”售票员冷冷地回答。我听后“哦”了一声,心里感到无限失落。看来,那辆多次载我出门,又送我回家的中巴车只能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现在,距离“车站改革”又过去好几年了,虽然坐公交车也可以到村口,但是我在下公交车的那一刻,却总会想起那辆中巴车,想起那位帅气的司机小哥和他漂亮媳妇年轻时的模样,想起我下来车把行李放在村口,中巴车绝尘而去的样子……

路过村口的中巴车,已经成了我一生的牵挂。

马明建

生活里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踮起脚尖,才能够得着。

记得小时候,屋后有两棵大杏子树,每年夏天,小麦黄时杏子就熟了,母亲总要带我采摘一些,到镇上赶集时顺便卖个零用钱。家里农活儿多,摘杏子的任务就交给我。刚开始没经验,把够得着的杏子都摘了,结果没有卖多少,别人说不大好吃。后来,母亲告诉我,杏子要摘高处的,摘不够就踮起脚,“同样是一棵树上结的杏子,怎么低处的不如高处的甜呢?”我不解地问母亲。“因为呀,高处得到的阳光多些,自然就晒得甜些啊。”母亲摸着我的小脑袋说,我才慢慢明白,要想得到美好的东西,有时不能只顾眼前,是需要踮起脚尖的。

在刚上小学的年纪,村里一位老教

一直以为,美味之美,离不开一个“鲜”字。比如江河湖海中的鱼虾,讲究的是出水鲜;比如园田里豆架上的菜蔬,讲究的是带露采摘。新鲜的食材,即便是再简单的烹调,流淌在舌尖上的味道,永远都是最鲜最美的。

季节轮回里,每一个时节有每一个时节的美味,香椿是春天里的美味,单单是香椿这个名字,鼻息间便飘起浓浓的香气,如果春天里不吃上两三回香椿,仿佛就枉过了这春光烂漫的季节。俗语云,“雨前椿芽嫩无丝,雨后椿芽生木质。”谷雨前的香椿最为鲜嫩,摘上一把两把,裹进腹中的除了香椿的美味,还有春天的气息。

老家门前的园子里,栽着两棵香椿树,不高也不矮。前几年,父亲见菜场有卖香椿芽的,颇为新鲜,口感也不错,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两棵香椿树苗,栽在园子里。

春天的风柔柔的,春天的雨软软的,风

一条狭窄干枯的河道,两岸是荒凉不毛的山坡。这就是旱季的小河谷,名不见经传,迹不见地图。没有人愿意来,而我却是这里的常客。

沿着龟裂的河道独走,尖石刺脚,逡巡难行。我真的不知道,天下的景致数不胜数,我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地来到这里。心中埋怨了自己许久,最终还是只能这样告诉自己:小河谷在冥冥之中,就和你们有着某种难断的姻缘。

虽然不是站在高山险峰之上,但是孤独一人置于这条河谷的包围之下,心中仍油然生起一种伟大的孤寂。海明威说,“写作的巅峰状态,就是在一个人最孤独的时候”。我想,如果海明威偶然神

值得踮起脚尖

师家里,有台黑白电视机。有个暑假,每天下午放《西游记》,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比捉鱼抓虾更具吸引力了。于是,下午时间还没到,我们就把老教师家挤得满满的,一台不大的电视放在桌上,一屋子小孩站着看电视。我个头矮,有时没抢在前面,只好踮起一只脚来看,也看得津津有味,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心情。累了,也舍不得休息会儿,换只脚继续踮起来看。我这样踮脚看电视,自然会影响到后面的伙伴,于是,大家起了连锁反应,都踮脚看电视,一个个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但从来没听谁说过累的。那些小小少年,看到了精彩的电视,从此有了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即使踮起脚尖去看也是值得的。

参加工作后,我比较喜欢读书,还常

常写些文字愉悦自己,偶尔也有文章在县报上发表。同事投来羡慕的目光,喊我“大作家”,我非常得意,感觉自己就像个作家似的。后来,一位老师鼓励我说,目光要放眼长远,还有许多更高端的报纸可以试试,我一时之间有点犹豫。“别不自信,跳起来摘的桃子更好吃,吃了后你就会知道,那些桃子值得你去跳。”老师开导我的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于是,我不再拘泥于小圈子,努力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投给大报,居然也慢慢发表了一些,一次次惊喜着我的眼睛。如果没有当初那踮脚的努力,我想是摘不到又大又甜的“桃子”的。

真的,这一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我们踮起脚尖。

赵自力

一阵雨一阵,香椿树的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芽,不几日嫩嫩的叶片散开了,油亮油亮的,绿里透着紫,紫中泛着绿。春天的头一茬香椿芽,谓之“春头”,叶厚芽嫩,香气浓郁,嫩而无筋,手一掐,仿佛能掐出一把水来。

刚刚采摘回来的香椿芽,洗净沥

香椿香

干,在开水里焯过,断去生涩味。香椿与鸡蛋是绝配,焯过水的香椿切成细末,碗中打入几个鸡蛋,加入香椿细末,搅成糊状,入油锅。不动铲时,可以煎成鸡蛋香椿饼,煎至两面金黄;动铲时,可以做成鸡蛋炒香椿,盛入盘中,圆圈的鸡蛋香椿饼,碎碎的鸡蛋炒香椿,黄绿相间,色香俱佳,未及品尝,心底里早已弥漫起春天的味道。

香椿芽拌豆腐也是一道风味独特

的农家小菜,两块柔嫩爽滑的豆腐,一把青翠欲滴的香椿芽,一搅一拌,便浓郁着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气息。酷爱美食的作家汪曾祺先生曾说,“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香椿有“树上蔬菜”之誉,宋代苏东坡有《春菜》词云,“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

盛赞香椿“椿木实而叶香可啖。”香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胡萝卜素等,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并有润肤肌肤的作用,是保健美容的良好食品。

汪曾祺在《草木人间》里这样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春风里,香椿树清香浮动。我钟情于香椿芽,就像我钟情于明媚的春天一样。田秀明

小河谷

游到此,他会不会在河道的两边建起木房,偏安于此,兴致盎然地度过自己的读书写作生涯呢?因为这条无名的小河谷是如此静谧,孤独,而静谧和孤独恰恰又是海明威的精神制高点。

我想象着,能否在这里拾取一支仙人遗落的画笔,在河谷两岸的荒野之上,画一个广袤的牧场。而我,则摇身一变,成为富有野性的放牧者。骑一匹凶悍的烈马,东边放羊,西边牧牛,纵横驰骋,策马高啸。我也许能看见十年牧羊的苏武,雪地濒死,不改汉志;我也许能看见被困黄州的苏轼,纵有落寞,终能超脱;我也许还能看见结庐孤山的林逋,湖山为伴,梅妻鹤子……

小河谷只是一处没有景色的景致,然而,一旦走进它的怀抱,我却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烟尘,人生的风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风景更绮丽的呢?小河谷静静地卧在那里,它要告诉我的,似乎就是这个道理。

渐渐地,去小河谷里看风景已经成为我的习惯,而且这习惯越发顽固,到现在,几乎成为难以祛除的“顽症”了。在我们逐渐熟悉,并形成默契的过程中,我也最终看到了小河谷的变幻多姿。

最近一次来到小河谷,景象已经焕然一新。河谷的上游,政府规划并修建起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水流,原来一直都龟裂的河道被淹在了水下,小河谷再也没有了它的旱季。河谷两旁的斜坡上,草长似染,野花若燃;牛羊斑斑点点地散落着,吃草,饮水,悠然自得。一个放牧的男孩,从草丛里采摘下来许多小花,一本正经地插在女孩的头发里。对于他们来说,小河谷也许是他们童年里最有魔力的童话王国。

两岸还有被开垦出的田地,抽穗的麦子正倔强地向空中生长,柔韧的躯体内却流淌着坚强的生命力。它们才是真正的“拓荒者”。我在一片麦田边蹲下来,几时在麦田中来回奔跑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

陈庆乾

